

情  
思

## 老巷深深

支望华

依旧是这条青青的石板路，依旧是这片灰灰的古砖墙，依旧是这扇暗红的木门，依旧是这月季花的芳香。

悄悄地，我回来了，回到了当年老奶的故居，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儿时天堂。

当踏进这条老巷的第一步，我没有激动，也没有哀伤，没有心潮澎湃，也没有百感交集，只是觉得狂奔的生命戛然而止，瞬间停在这暖人的午后，浮在半空中的心倏然落下，眼前的一切真实如歌。

思绪的流星在记忆的夜幕上一划而过，留下的是童年七彩的幻景和这条老巷的一切。

这条青石板路，百年的风雨使它变得光滑平坦。每当下雨天，老奶总会撑着伞陪我坐在门口。我会专心地听雨滴落在石板上的声音，吧嗒吧嗒，看一滴雨从天空中落下，落在青石板上，旋即弹开，弹出一朵朵绚丽的雨花。老奶则会牵

着我的小手，开心地教我念着：“拉大锯，拉大锯，老奶门前看大戏，你也去，我也去……”我会开心地跟着念。这一老一少的声音，和着雨击石板的清响，便成了一曲美妙的歌。

还有这古砖墙，也不知在这儿站了多久，墙体已经微微倾斜，青绿的苔藓爬上墙来。侧耳倾听，除了自己的心跳声，我还能听见古墙在低声地哼唱，在唱那昨天的歌。

记得那时没有路灯，每当我贪玩晚回家时，我总会借着月光摸索着墙砖一步步前行，老远瞥见门口那焦急的身影，不用说，那一定是老奶。岁月让古墙越发凹凸不平，摸着它，就像摸着老奶那双苍老粗糙却又温暖有劲的大手一样。

顺着老巷，我来到这扇暗红的门前，门上的红漆已经斑驳脱落，一层厚厚的灰尘落在门上，我轻轻拂去蓝色门牌号码上的尘土。“西边胡同十五号”，几个熟悉又陌生的字映入眼帘。

我叩响了这扇门，年久未启的笃笃声飘入院内。我静静地站在门口，注视着那紧闭的门缝，我是多么渴望老奶会从门的那边把门打开，然后和蔼地摸着我的头说：“宝贝，你回来了！”

我从门缝往里望去，一切仿佛都没有变，依旧有那棵石榴树，结着许多红石榴，每回我心急贪吃都会酸得龇牙咧嘴。每当石榴红透，老奶总会摘下那个最大最红的，点着我的眉心笑着说：“小馋猫，拿去吃吧！”依旧是那棵桑葚树，树叶已有一半变黄，一阵风吹来，沙沙作响，便有那黄叶一片片飘落下来，在空中旋转着飞舞着落在了地上，成了薄薄的一层。还依旧有那些老奶亲手种的最爱的月季花，这花，有着老奶的味道，真的很大，真的很多，真的很红，也真的很香。

是的，这一切真的都没有变。依旧是那青青的石板路，依旧是那灰灰的古砖墙，依旧是那扇暗红的大门，也依旧是那月季花淡淡的、自然的、静谧的芳香。

心  
语

## 鹤雀楼的落日

李亚峰

就是那一轮落日  
照见过千古  
照见过万疆  
照见过滔滔黄河  
照见过浩浩长江  
照见过岁月变迁  
照见过尘世沧桑

就是那一轮落日  
照见过秦时阿房  
照见过汉家芒砀  
照见过燕子楼空  
照见过戏马台荒  
照见过征夫血泪  
照见过良人离殇  
照见过铁骑千群都灭  
照见过红旗漫卷山冈  
照见过边城大漠沙如雪  
照见过战地黄花分外香

就是那一轮落日  
照见过塞上黄沙  
照见过关西冰霜  
照见过古道西风瘦马  
照见过游子羁旅愁肠  
照见过十里寒塘雁南飞  
照见过楚天清秋客望乡  
照见过雨霖铃里佳人风情万种  
照见过北固亭中英雄遗恨难量

就是那一轮落日  
照见过炊烟袅袅升起  
照见过孩童书声琅琅  
照见过落霞孤鹜渔舟晚唱  
照见过牧笛声碎芦花轻飏  
照见过溪边浣衣的女子婷婷归来  
照见过她的情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就是那一轮落日  
款款依着西山  
越过鹤雀楼头的光芒  
映照蒲津渡的波浪  
履地经天  
周行在中国人的心上

## 螺祖肖像

景盛存

透过丝路悠远的海上航船  
透过驼队远行的沙漠风烟  
再次看到你，婀娜俊美的西陵少女  
手提尖底陶罐为桑林浇灌  
穿梭五千年古中国的桑林  
你皎洁的面容，忧伤大地衣不蔽体  
双目凝视着蜘蛛的网盘  
汪汪眼睛化为闪烁的星辰  
噙起的小嘴，叩问蚕茧织锦的秘密  
玉手撕捻彩虹缎带  
装点民族文脉精魂  
沉思的蛾眉化解梭鱼的游动  
小巧的鼻子闪耀划时代的宣言  
日月霓虹伴随天庭龙行云朵  
飘逸的秀发，在西陵之野  
挂起丝路文明的旗帜

游  
走

## 四月雪中登华山

景丽鸽

清明节前的沥沥细雨，搁浅了我们谋划已久的出行计划，不曾想，清明节的当天下午，天居然放晴了。

向往多年的华山之行，总算要出发了。从运城到华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转眼间就来到了华山脚下。

傍晚我和爱人入住民宿就餐之后，徜徉在山脚下的景区公园，空气湿润清新，黛青色的远山犹如一位入睡的老者，肃穆而沉静。第二天早餐之后，我穿上羽绒服，和爱人背上背包出发。虽是旅游旺季，但人不多，不用排队等候，便坐上了直入景区的公交车。此时，天又下起蒙蒙细雨。一车人，各种口音，窃窃私语着。“既来之则安之”，记得高中学过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今天，索性我们也来一个“雨中登华山”吧！

下了小交通，坐进索道轿厢，果然，外面雾蒙蒙一片，索道下也许是深不见

底的山谷，也许是陡峭万仞的山峰，反正，一切皆不见。同轿厢的一位女士双眼紧闭、眉头紧锁、手捂胸口，足见索道的颠簸，以及其与地面高度的落差。好在我完全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之中，完全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

出了索道，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白雪皑皑的世界，得，直接升级成“雪中登华山”了。琼枝玉叶，粉装玉砌，皓然一色。此时山上正在下雪，只见小朵小朵的雪花，柳絮般轻轻地飘扬。

上上下下，无数个宽宽窄窄的石阶，有的是将近垂直的角度，有的是平缓的小道，一路都有铁链护佑。传说中关于华山的种种，都掩盖在十米开外不见人影的浓雾中，唯有途中各种形态的雪松，在晶莹的冰雪包裹中仍然努力舒展着腰肢。初春时节刚绽放的嫩芽，随着微风为漫天的雪花伴舞，路边成束成束的祈福腰带齐刷刷地飘向一边，在白雪的映衬下，鲜艳的红色格外地耀眼。一路上，我们“谨言慎行”，

在只容得下半个脚掌的结满了冰的石阶上四肢并用小心前行。四月的冰雪天，已不是刺骨的冷。一路上与冰、雪、石阶、铁链相伴而行，难免有时与大地亲密接触，有惊无险，留下一路欢笑。

过了苍龙岭、擦耳崖，上到北峰顶，已是下午时分，雪渐渐变成了雨，时有时无。浓雾渐渐散去，苍翠的山体逐渐呈现在眼前。这时的华山，时而如害羞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腰间裹着细纱；时而如粗犷的北方汉子，陡峭的山峰，看不见底的深渊，裸露的岩石，凶神恶煞地立在我们面前，间或有粉红的山桃花，勇敢地绽放在悬崖峭壁之上，冷峻的山峰陡增妩媚姿色。

下午四点，我们终于安全下山，在路边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饺子，足以慰藉疲惫的身体。

冰天雪地的西岳华山之行，必将是我铭记一生的二人之旅。



## 高考情

王钰

距离今年高考还有50多天，距离我的高考已有七年。高考，于我而言走了两遍，一遍是十年前至七年前讲台下的侧耳倾听，一遍是三年前至今讲桌边的呕心沥血。

十年前，步入高中，年轻的我也曾梦想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军人、警察、医生，甚至是新时代的新农人。转眼三年过去，填报志愿之前，提前批填报开始，手痒难耐，便试着填填看，想着被录取概率不大，无心插柳地选择了“免费师范生”中的山西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我被录取了！”家人听我这么一喊，喜笑颜开，大学四年，学杂费全免。

轻松愉快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大四教学实习，马首山下北张镇里，我才真切感受到教师这份职业的意义。因为在农民眼中的教师，是孩子成人成才的希望；孩子眼中的教师，是他们的筑梦人。一位老师编织一场梦。实习期间，我

教的初一年级。他们刚从小学上来，保留着玩闹不拘的稚气，又带着求学进步的志气。和他们相处，心情就像过山车，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成就，也有“东风无力百花残”的不甘。再看看带教老师，气定神闲，泰然自若。当时，我惊诧于老教师的平静，她的教学经历必然加持了这份稳重。跟着她，我学到了很多。

毕业后，抱着让更多孩子走出去的理想，我回到家乡，在县里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中任教。实习期间，我只接触了教学，入职后，我才发现教学工作仅是千头万绪中的冰山一角。

高一新的学期，带操、查寝、收费、值班、打扫、开会、整理安全教育档案……在授课的同时，真是忙得团团转。第二学期，熟悉了节奏，形势稍有缓和，开始进一步重点关注学生的成绩。与自己学习不同，作为老师，要引导思维不同的学生一起向前走。就这样，总结、改进、再总结……我们在摸索中共同进步，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

步入高三，一场“腥风血雨”再度掀起。领导、老师与高三学子共克时艰，没有人放松一丝一毫。凌晨六点半，教室里谆谆教导；深夜十点后，讲台上挥斥方遒。开过年，春回大地，百日冲刺，冲锋的口号响彻云霄。离高考越近，日子越数越快，与七年前自己高考不同，我开始慌了。

考试分数难以确定，我对学生发挥无法把握，这些难以言说的恐慌会出现在梦里，生怕我的不足令学生单科失利，影响到成绩全局。

但高考这一天终会到来，我必须尽全力为孩子们。高三的最后阶段，指导的价值大于灌输，陪同的意义大于紧逼。于是，我也尝试问学生，学同事，变换多种方法，争取让孩子们不负努力。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从自己步入高中、期待高考，到现在带领学生、预备高考，正好十年。希望在这个6月，看到我的第一批学子金榜题名、笑靥如花，将来成为家乡与祖国的时代新星！